

赤子真情赋新词

石 言 □□□□□□

画山绣水唱云南

——秦光荣的云南情怀



秦光荣

云南省省长秦光荣不仅仅是一省的父母官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，他勤于写作，乐此不已。他以笔名凌粼创作的《七彩云南》、《云南美》和《永远的香格里拉》等优美歌词，蜚声海内外，让人们走进“七彩云南”的音画世界，感受“云南美”的无穷魅力，并陶醉在“永远的香格里拉”的优美和谐的境界中。每一位听众均被秦光荣赞美云南、歌唱云南、热爱故乡的赤子真情所深深感动。

云南民族众多，文化灿烂；山水神奇，风光如画；民风纯朴，民族团结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，是一方和谐稳定的疆土，也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秦光荣的《七彩云南》、《云南美》、《永远的香格里拉》，是一幅彩云南的神奇画廊，一曲云南美的交响乐章，一首情真意浓的云南音诗。读这三首歌词，或听歌唱家们演唱谱曲后的歌曲，让我们激动的不仅是云南的神奇美，更是以诗人的那一腔激情唱出的云南美，以他热爱云南犹如孩儿爱母亲的赤子情怀，唱出的一种情融于景，景景出真情的大美彩云南。

《七彩云南》，一开始就让我们感到诗人对云南热爱的赤子之情，已经到了热血奔涌、不吐不快的境界：“我爱你的白云蓝天／我爱你的红土高原／我爱你的四季如春／我爱你的气象万千／七彩云南，我的家乡／七彩云南，我的乐园。”美不美，家乡水；亲不亲，故乡人。何况“我的家乡”是美到了极致的“七彩云南”；“我的家乡”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人间“乐园”，诗人怎能不为之动情，怎能不为之高歌呢？又怎能不用生命去保护她的灿烂呢？接着诗人在抒写了几个极具鲜明七彩云南特色的自然风光后，触景生情，感情进一步升华，由“七彩云南，我的家乡”化为“七彩云南，我的母亲／七彩云南，我的依恋”。诗人激情，炽热奔腾；赤子真情，层层递进。诗人的情就这样和七彩云南的山水风光相融为一体。

如果说《七彩云南》是以开门见山、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发诗人炽热的赤子情怀的话；那么，《云南美》则是通过生动、典型的歌词意象，呈现出了云南那种“看不够的美”、“说不完的美”、“忘不了的美”的无穷魅力。云南的天地之美、山水之美、歌舞之美、古今之美、人情之美，都各有典型的意象。山水风光、人文地理、历史现实、文学艺术、民族风情，都被诗人化抽象为形象，生动而风趣地概括于歌词之中，以一种放歌云南天

地万物、纵横古今云南文明的气势，景如诗画，情似江河，一气呵成，写出了令人神往、令人动容的“永远的云南美”。只有对云南爱得真挚、爱得深情、爱得炽热，才能写出这样让人刻骨铭心的云南美来。

三首歌词，前两首从整体展现了七彩云南的大美形象。而《永远的香格里拉》，诗人则在让世人神往、走进、迷恋的迪庆高原深度开掘，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作者对云南的深挚感情。香格里拉是英国作家詹姆斯·希尔顿的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描写的世外桃源、人间天堂。虽然令人神往，但那只是小说家虚构的幻景。而迪庆高原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，各民族“亲如一家”的祥和关系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共容，无不呈现出一个和谐适度的人间天堂，从而使希尔顿笔下的幻景成为现实，也佐证了迪庆高原是真正的香格里拉。为此，“香格里拉”也成了秦光荣所热爱的云南的一张最亮丽的名片，成了诗人心目中“真善美”的象征：“天边飘来一幅神奇的画／画的名字叫香格里拉／雪山环抱／绿色原野／和风吹开四季鲜花／峡谷飞出三江并流／湖水倒映无地光华／你把美丽送给人间／你让世界圣洁无暇／你是我心中不落的日月／你就是永远的香格里拉。远古传来一首吉祥的歌／歌的名字叫香格里拉／经幡诉说千年沧桑，琴弦弹唱新的神话，锅庄跳出丰收喜悦。藏房洋溢祝福的奶茶……”“天边飞来一幅七彩的画／画的名字叫香格里拉”；“远古传来一首吉祥的歌／歌的名字叫香格里拉”，新鲜、别致、优美、生动。“一幅画”、“一首歌”，既是象征，也是诗人独特的感受，更是那颗凝结着深厚云南情结的心所流淌出来的美诗。如此圣洁美好的人间天堂，如此亲如一家的和谐世界，让诗人抑止不住内心的激情，唱出了“你是我心中不落的日月／你就是永远的香格里拉”。可谓水到渠成，画龙点睛，写出了一切热爱香格里拉、热爱云南的人们的心声。